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小说卷二



明天出版社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小说卷二

明 天 出 版 社

主编 孔范今
副主编 刘海栖 张华 李夜平
苑良珍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小说卷二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875印张 4插页 555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20

ISBN 7—5332—1015—8

I·145(平) 定价: 8.85 元

目 录

包天笑

爱神之模型 (4)

周瘦鹃

真 (13)

严独鹤

红 (21)

秦瘦鸥

恋之梦 (34)

范烟桥

到那里去寻快乐 (58)

何海鸣

脚之爱情 (65)

江红蕉

代人受过 (76)

冯鸾叔

孽海红筹 (87)

张舍我

我的新婚	(95)
张恨水	
战地斜阳	(105)
徐卓呆	
甚为佳妙	(120)
程瞻庐	
茶寮小史	(158)
顾明道	
芦中人	(223)
程小青	
舞宫魔影	(229)
孙了红	
劫心记	(319)
李涵秋等	
红鸳语（集锦小说）	(376)
附：中国现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	
——鸳鸯蝴蝶派评议	苑良珍(389)
刘呐鸥	
热情之骨	(410)
两个时间的不惑症者	(420)
流	(428)
穆时英	
公墓	(446)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467)
莲花落	(494)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500)

上海的狐步舞	(524)
Craven "A"	(536)
黑牡丹	(552)
白金的女体塑像	(563)
PIERROT	(573)

施蛰存

将军底头	(605)
周夫人	(639)
鸠摩罗什	(648)
梅雨之夕	(677)
在巴黎大戏院	(689)
魔道	(701)
李师师	(719)
薄暮的舞女	(728)
春阳	(741)
鵠	(751)

徐霞村

MODERN GIRL	(760)
-------------	-------

黑 婴

五月的支那	(768)
附：论新感觉派的创作	李夜平(777)

包 天 笑

〔作者简介〕

包天笑，原名公毅，字朗孙，号天笑，曾用笔名拈花、钏影、春云等。江苏吴县人，1876年生。为“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余者为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张恨水）。

包天笑曾是清末秀才，但较早接受了西方新学的影响，热情支持变法维新，积极拥护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903年，他在金粟斋译书处工作时，严复所译《穆勒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名作，便是经他校对、编辑出版的。1901年与杨紫麟节译《迦因小传》，走上文学道路。1907年10月《小说时报》创刊，与冷血轮流任主编。此后还主编过《妇女时报》（1912年）、《小说大观》（1915年）、《小说画报》（1917年）、《星期》周刊（1922年）等杂志。早期参加“南社”的发起活动，1910年被推选为“南社”庶务。他的一生教过书，办过报，但主要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与小说的创作。1947年由上海到台湾，后由台湾赴香港。1973年11月在香港病逝。

他从笔七十余年，创作与翻译作品五百多部。他开始写作时，不是以文言哀情小说名世，而是他那文笔生动流利、以意译为主的翻译小说。他与人合译的《迦因小传》，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为“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后来从日本黑岩泪香的译本《野之花》（原著者为美国女作家亨利·荷特）转译的《空谷兰》，及其后所译的《梅花落》，也因译文流畅，故事曲折动人，而传诵一时，并被改编为话剧、京剧、电影上演。至1940年，经他翻译的雨果、莎士比亚、契诃夫、大仲马、罗达哈葛德、爱米修斯、威尔士等英法意俄作家的著作不下四五十种。终其一生，其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早在“五四”之前，他在推动白话文学和民众教育、促进短篇小说的繁荣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1903年，他在家乡创办木刻版印刷的《苏州白话报》，1917年1月，又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上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时皆在《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学之前。他在《小说时报》、《申报》、《南京晚报》等许多报刊杂志上，写有大量政治、言情、武侠、教育等类小说，其中以《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孤雏威遇记》、《无名的英雄》等较为读者推崇。短篇创作不胜枚举，《星期》周刊发行五十期，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其中以《爱神之模型》、《沧州道中》、《布衣会》、《活动的家》等最为著名。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琼岛仙花》、《留芳记》、《生活的裂痕》等二十多种。1959年后写有散文集，《钏影楼回忆录》正、续集。

他的小说，题材广泛，而且比较注意内容的现实性与社会教育作用。这大约与他早年投身教育界从教十余年，接受过教育救国和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有关。他的小说中虽有浅薄平庸

之作，但不少作品，即使在言情小说中，亦注意表现社会内容，并流露出较明显的道德批判意识。

(苑良珍)

爱神之模型

因为中国的妇女，过于重礼教，崇羞耻，很教我们中国的一班新艺术家，添了一重进步的障碍。记得曾有一位画师姓方的，他是在外国留学归来，他研究的是美术，吸收了东西洋美术的新空气，处处都用美术的眼光观察一切。可是一回到祖国，觉得随处都成阻碍。这位方画师，他所最研究的，便是裸体画，所谓人体自然之美，都能体贴入微，但是有一件难处，他在东西洋留学的时候，画这种裸体画，都有活动的模型，譬如你要画一幅美人裸体画，便真有个女子，脱得赤裸裸的，站在你面前，尽你谛视，尽你描摹，你便可照了她的身段画起来，自颈部胸部，以至乳部臀部，都有部位，不似中国旧式画家所绘的仕女，没有分寸的。那画家虽然也有石膏等雕刻的模型，然而终非有个人在那里做模范不可。那天迫不得已，这位方先生，却来和他的夫人商量，说：“我要画一幅《爱神》，你可以帮帮我的忙吗？这是我一生的绝艺。”夫人道：“我又不会画，教我如何帮你的忙？”方画师道：“不必要你会画，你也可帮我一个忙。”夫人道：“给你调颜色，量尺寸，只怕也弄不来呢！”方画师道：“也不是这个！”夫人道：“到底

是什么呢？”方画师逼得无可如何，方才说出来了，说：“实在是我要画一幅爱神，这爱神是个裸体的神女，我没有裸体女子做模型，实在是画不成，可否屈你做一个模型。想我们夫妇之情，这一点事，当可以答应我的吗！”夫人道：“呸！我何至轻贱若此！别的事都可以依你，这件事如何依得你！青天白日一丝不挂的站在那里，被人家知道了，这个脸搁到那里去？”方画师道：“我们静悄悄地，不给人家知道如何？”夫人道：“这如何使得，家里头也有婢女仆妇，大白天关上了门，这又算什么呢？别说这事被人家知道了笑话，就是做得秘密，不给人家知道，我也是好人家出身，自己也知道尊重自己的身份，怎么可以如此？”方画师道：“我和你是夫妇，人家说闺房之内，更有甚于画眉者，难道肌肤之亲，就不许作一次平视吗？况且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戏弄人家，这是关于艺术上的事，何等郑重呀！”他夫人道：“你这话真说得好笑，难道做夫妇的，就附带一件要给画师做模型的条件吗？况且俗话说的上床夫妻，下床君子，既然夫妇敌体，男女平等，你就不该向我说这些话。”方画师知道他夫人是旧礼教人家女子，无论如何总不肯的人。他想我的妹妹，也在女子美术学校里肄业，或者她总比嫂子开通些，而且她也知道要显出人体自然美，非得实地写生，有个女子做模型不可。想去运动妹子去，可是这话却总觉难于出口。因为哥哥要画一幅裸体美人画，却教妹妹做模型。那天他妹妹从学堂里回来，方画师几番要说这个话，终觉吞吞吐吐，好似喉间梗塞一般，因想他嫂子以夫妇之情，尚且不可，何况妹子是个处女，而且兄妹之间，更难乎为情。他没有法子，便隐隐约约的说上去，把画爱神想教嫂子做模型的话说了，他妹妹道：“这也无怪嫂子不肯，中国女子，我想肯的

人终很少罢。就是东西洋，也不过那些贫女，只忍辱操这等生涯，只怕上等人，决没有肯操这个贱业的。”方画师道：“其实这是为艺术上的事，画家决没有什么亵视之意。依我说起来，便是做了模型，正以显她肉体之美，并不能算她是不高贵的职业。”她妹妹笑道：“哥哥，你的话是只就你自己着想，你或者因此一幅画，得了名，但是你想做模型的人，赤身露体的凭人家描摹，她得着些什么好处？你又不能在画上声明，说是这幅画全靠某女士的模型好，并非是我画得好，而且即使能声明，人家也不愿意教你声明，何必要把自己清白之躯，呈露公开于群众呢？还有一说，嫂嫂的不肯做模型，还有个至理在内，凡是自己亲属，决不能做模型，非惟有损尊严，而且有妨亲爱。你细细想想便知我的言语不差。”他妹妹这一席话，早说得方画师顿口无言，连连点头称是。他尤其佩服她说的自己亲属，决不能做模型的话。但是我这幅爱神之画终非有个模型不可。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他说闺阁人家的妇女，终不成功的了，我只好求之于妓女中。方画师本来很规矩的，他因为求模型的缘故，他便不能不作狎邪游。而且方画师年纪又轻，人又很俊美，勾栏中人，倒也很欢迎他。他便吃花酒，打茶围，凡是堂子里应做的义务，他都尽了。再进一步，买东西送与所欢，他也化了钱不少，但是他和她的相好，却一点没有沾染，每晚极迟至十二点钟，他一定回家。他的所欢，唤做婉华，面貌也好，身材更是苗条，细腰一握，更显得娉婷之致。这本来是方画师平时挑选在那里的，方画师年少风流，对于婉华十分款洽。婉华对于方画师，也很为倾心，婉华屡次有送客留髡之意，也曾表示态度，可是方画师却木然不觉，婉华很觉莫名其妙。说他是无意吧，他对于我很有缱绻之意，而且也很肯化

钱，说他是有意吗，怎么屡次表示态度，教他住在这里，他一味假痴假呆，究竟是何意思呢？以后婉华也不去问他，听其自然。又过好几日，有一天，在夜间十二点钟以后，婉华应征归来，已准备卸装安睡了，方画师本来天天到那里的，而且也常常等婉华睡好了回去的，不足为奇。这天他吞吞吐吐，似乎要给婉华说什么话，婉华便把房中的婢女，故意支使了出去，方画师说：“我有一句话，一向藏在心中，今天想给你说一说。”婉华笑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我们也不能算不要好，虽然客客气气，却是无话不谈，我是吃堂子饭的人，况且你也喜欢我的，你尽管说就是了。”方画师道：“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真心和我要好的，你一定肯答应我。”这时婉华已经睡到床上去了，把一幅轻红薄棉的被儿，向脸上一兜，说：“我本来是自由身体，你要怎样便怎样，我本来和你不是泛泛之交，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吗？”说着把枕头移一个过来，说：“你且睡着好讲话。”方画师知道她有些误会，便道：“不是呀，我想屈你做一个模型”，婉华听了，便一骨碌从枕上爬起来道：“什么叫做模型？你快说，你快说！”方画师便告诉她：“要画一幅爱神之像，这爱神是个裸体的女神，我们画西洋画的，凡画裸体画，需得一个女子站在那里，脱去衣服，一丝不挂，照着她的样子画出来，方觉得神采飞扬，栩栩欲活。西洋人做模型的都是那些容貌好，身材好，腰肢好的女子。这是关于艺术上的事，并不算耻辱。我现今也想画一幅爱神，但是寻不到模型，我见你是容貌好、身材好、腰肢好，总算是完全的人了，我照你的样子画出来，这幅画一定出色，一定成名。不知道你可答应不答应？”婉华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倒身下去，依然把轻红薄棉的被儿，兜住脸儿，叹了一口

气，说：“原来如此，大少一向爱我，不是爱我的人，却是爱我的身体，可以做你的画具中的模型。但是我们吃堂子饭的人，虽然卖身体，稍为也有一些儿情分，象你大少待我如此好，我就把身体报答你，也不算什么，不过这是两方面互相调和的，要是单独一方面精赤条条的从上身相到下身，我们虽然操业很贱，不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呢！大少说西洋女子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呀！”方画师听得婉华如此说，早已目瞪口呆。婉华一想，他不要书呆子的脾气又发了，便又安慰他道：“并不是我不肯，要是你既喜欢我，将来我的身体就是你的，难道我还有所顾惜？不过现在我和你，既没沾染，似乎还是客气的好。”方画师听她话中有因，大概除非是讨了她回去，或者可以想法子，但是我因为求模型起见，特地讨个姨太太，因此又破坏了家庭和平空气，这事做不得，而且也还不知道这模型适用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咧。但是方画师又碰了这个钉子，非常失望。一日偶然之间，和一位朋友说起，那位朋友道：“要求模型就顾不得什么人格了，我有一个熟识的画家，他在下等娼妓中去物色，听说他曾经化了一笔钱，居然被他照了四五十张裸体姿势的照片，我劝你还是在下等娼妓中设法，横竖上海滩上，操这种无耻淫猥营业的人，也不知多少，各种的秘戏，都可以活动的做给人看，求几个女子做模型，那有不成之理。你也无须向他们说什么高尚艺术的话，你只要说要你脱去身上的衣服，照你的身段，画一个裸体画就是了。这个方法，最好你临时去租一间屋子，光线充足的，你讲定了，把她引到那屋子中，你可以潜心到你的艺术上去。”方画师拍手道：“这个方法好极了。”他那位朋友姓周的，帮着他规划一切，居然把房子也租定了，先去弄了一

个人来，方画师说：“面孔也不能去管他了，只要身段可以将就些罢了。”这时讲定了价钱，把那人引到所租的房子里来，实行做那模型。谁知脱去衣服一瞧，实在不能做模型，原来她那骨骼是歪的，两只脚上，累累赘赘，不知道有多少的瘢痕。据她自己说，都是生的冻疮。方画师相了半天，实在难于下笔，只好把她谢绝了。不得已还是另外找一个人吧，可是身体太臃肿的，当然是不中选，过于枯瘦如柴的，又万不能用，不是两脚太短，便是腰肢太粗。有一次找到了一个人，身上七零八落的都是斑点，腰间还贴上一个大膏药，方画师知道这定是梅毒，那里敢于承教！直到后来，经人介绍了一个女子，也是操那求牡生涯的，是个广东人，名唤阿四，身上倒还白净，方画师道：“就是她罢！再选也选不出什么人了。”便和她订定价值，大概比夜度资，还要增加些呢。两礼拜的功夫，就把这幅爱神之像，绘画成功了。虽然是裸体的女神，却从背上装着雪白的两翼，照着光明的圈子，妙相庄严，愈见艺术的高尚，自从这幅画披露在艺术会里，方画师的身价顿增十倍。大家都觉得这幅画的高妙，恨不得都向这爱神膜拜，还有许多痴男怨女，受了恋爱上的不自由，都愿俯伏在这爱神的脚上，要她把双翼覆盖着，把玉手抚摩着。只有那个广东荡妇阿四，瞧见了心中暗暗好笑，她说这是我的一幅裸体写真，想不到他们却如此崇拜咧。一会儿又自己发呆道：“怎么我一个活的裸体人，远不及那画上死的裸体人尊贵呢？怪事，怪事！”

（选自《星期》第12期，1922年5月21日）

周 瘦 鹵

〔作者简介〕

周瘦鹃，原名周国贤，号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江苏吴县人，1894年生。家贫少孤，六岁丧父，靠母亲抚养成人，并得以在“民立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成名作是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那篇《爱之花》（剧本），春柳剧社等采而演之，众口交誉，不知出自十五龄童子之手。毕业后不久，即以写作和翻译为职业，在上海历任中华书局、《申报》、《新闻报》等单位的编辑和撰稿人，其间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达十余年之久。还主编过《礼拜六》周刊、《紫罗兰》、《半月》、《乐观月刊》等。抗战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积极呼号御侮，他和鲁迅、郭沫若等数十人发表联合宣言。解放后，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代表、苏州市博物馆名誉副馆长。在此期间，他一边写作，一边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园艺工作。他在自己的庭院里栽花培草，种植盆景，开辟了苏州有名的“周家花园”。1968年8月，被迫害致死。

周瘦鹃的著作主要有：《新秋海棠》、《我们的情侣》、《周瘦鹃说集》、《紫罗兰庵言情丛刊》、《紫罗兰集》、《孽海涛》、《滑头世界》、《奇谈大观》等。抗战期间，为唤起同胞，写有短篇小说《亡国奴日记》、《祖国之徵》、《南京之国》、《卖国奴日记》、《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解放后多以花草、山水、风俗、习尚成篇，著有散文集《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其中许多篇集印前曾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上发表。他还是我国较早的文学翻译家。于1916年翻译、1917年集印的《欧美名家篇短小说丛刊》，绍介了包括高尔基《叛徒的母亲》在内的欧美四十六家的四十九篇作品，鲁迅赞扬它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还出版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1936年，上海大东书局）。

在鸳鸯蝴蝶派中，他是一个才名藉藉的“三多”作家：一是多产。自其以剧本《爱之花》问世以来，至三十年代中期，他翻译、创作的文字以数百万计，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及其他单行本近百种，“著作之多，为侪辈冠”（王钝根语）。二是多面手。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杂文、笔记，各种体裁的作品他都写，文章清丽流畅，圆润洒脱，一往情深。再是他写的哀情小说最多。恋爱婚姻的不幸，钟情者的愿望如何落空，失恋者如何饮恨而死，是他醉心表现的内容。与那些既写哀情也写大团圆的鸳派作家不同，他有意不写婚姻美满，不表现有情人皆成眷属，而是无止无休，一以贯之地以“悱恻缠绵、哀感顽艳”为追求，因而就被该派作者被誉为“言情巨子”、“哀情小说专家”。他的小说主题，大多重复着我国古典诗歌、小说中对单相思的专一爱情的歌颂，呈现出哀愁、凄清、苦涩的